# 押寨夫人

影子帮等群豪，个个皆是身经百战，虽然是心惊，却不甚慌乱。

狄骏施展轻功，直奔下山，距离前哨不远，便听得喊声大作，隐隐传来金鼓之声，当他来到哨前，只见山坡上满是火把，密密层层的不知有多少官兵。

狄骏见其弟狄骥，正自一面挥剑打拨来箭，一面指挥手下布阵，山下阵阵箭雨，犹如飞蝗乱射而来，帮中兄弟人人隐于石后，张弓还箭。

他来到狄骥身旁，便听他向一手下道：「大牛，你率领五十人到东面山头；李贵，你率领五十人到西面，两翼同时放火吶喊，作为疑兵。」两人领命去了。

狄骥回头向一人道：「你带一百人到前山去，多带弓箭，若见东西两翼丛林起火，官兵自会从林内逃出，便放箭密射，叫官兵不敢过份逼近。」

狄骏待他分配完毕，便问道：「兄弟现在死伤如何？」

「并不大严重，咱们凭地势之利，兄弟多隐于密处或山石之后，只伤及十多二十人而已。」

此时，只听得山腰处喊声大作，原来近千官兵向山上冲来，帮众加紧放箭，再次把官兵逼了回去。这样一攻一守，官兵始终久攻不下，只得收兵屯在山中，把山上通道完全截断。

狄骥道：「瞧来沈啸天是以围城之计，打算断绝咱们的粮草。」

狄骏点头同意，道：「沈啸天虽用此计，但未必如愿，只消给他一封书函，以沈家兄妹相胁，他必然现身与咱们谈条件，我已计划停当，早便布下机关，只要沈啸天一出现，不怕他不落入我网中。」

□□□

瑶琳由兄长搀扶着，跟随狄姗姗身后往山下走去，来至一?弯处，忽地从丛林中跳出两个人来，众人见着，全都止住脚步，当望清楚来人时，瑶琳不由「呀」的一声叫了出来。

原来此二人正是王彪和唐浩，只见王彪横刀一立，高声笑道：「娃儿，想往哪儿去呀？」

狄姗姗把瑶琳兄妹拉往身后，寒光一闪，已抽出长剑，戟指骂道：「王彪，你背叛我帮，图谋帮主之位，现在又拦挡路中，究是为何？」

王彪大笑道：「没甚么，我只是要沈家兄妹随我走走，把二人送回他父亲身边罢了。」

瑶琳怒道：「你骗人，你这两个恶贼，全都不是好东西，我绝不会跟你走。」

沈一鸣踏前一步，指着唐浩骂道：「唐浩，我爹爹待你不薄，你为何做出这等禽兽行为，掳去瑶琳还想伤害她。」

唐浩气定神闲，微微笑道：「少爷，你说的是甚么话呀，唐某一点也不明白，现在我受你父亲之命，不是来救你们么。」

瑶琳愈听愈气：「当我见了爹爹，便把你的恶行说给他知道。」

唐浩冷笑一声：「随便，我现在便带妳去见他。」

「我不和你去！」瑶琳瞪大眼睛：「你回去与爹说，我和哥哥过一会便到。」

唐浩道：「这恐怕由不得妳了，沈老爷说过，不论用任何手段，务必要把你们救出来，还是跟我走吧。」

「你妄想。」狄姗姗抬剑一指，怒道：「有本姑娘在，休得在我手上要人。」

王彪冷笑道：「三小姐好大的口气啊，好！我便会会妳，看妳有多大能耐。」

狄姗姗道：「不怕死便来吧。」

她说话方落，便己挺剑而上，其如几个影子帮手下，以把瑶琳兄妹围起，团团保护着。

王彪同时向前滑上数步，大刀接着自上而下，直砸狄姗姗而来，只听得兵刃叮叮响声，由缓至急。

狄姗姗一柄银龙宝剑，光油油地泛出银篮之光，在皎洁的月色下，霎时间遍野生寒。

瑶琳兄妹在众人围护下，见着狄姗姗的剑招异常厉害，一招一式，均妙到巅毫，尤其是沈一鸣，看得双目放光，心下叹服不已，他习剑多年，虽不敢说尽得师门秘学，但在剑上的造诣，也颇有深厚根基，现在看见狄姗姗，只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，竟练得如此好剑法，方知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的道理！

二人拆到数十招，已是越来越快，连招式也无法看得真切。

但见狄姗姗的剑招变化多端，时守时攻，本来毫不出奇的一招剑法，在她手上却生出了极大的威力。

再过十余招，已见王彪后力不继，虽知剑尚轻灵，不同使刀之人，每一招式皆以内力推动，力砸力擘，消耗体力极大。

唐浩也有所察觉，连忙自腰间掏出一根银箫，长约二尺，箫身遍体泛光，耀人目眩。见他冷笑一声，倏地飞身加入战圈，以二敌一。

瑶琳兄妹见着，同时大骂出口：「无耻！」

沈一鸣更是气不过，高声骂道：「两个大男人连手欺负一个女孩，也不觉得羞么？」可恨自已武功尽失，不能上前帮上一力，只是看得咬牙切齿。

三个人影夹着三团光芒，一时显得耀眼生花，炽烈之中，又夹着令人心为之颤抖的凶险，尤以狄姗姗为甚，在刀箫合攻下，往往每招一出，似是只差毫发，便会教她血溅当场。

瑶琳瞧得心中悚惧得很，掩脸不敢去看，而那几个影子帮帮众，只得呆在一旁，三人的招式委实太快了，根本叫这些武功平平的人无法插上一手，更不消说帮甚么忙！

但见唐浩脸露冷傲，一脸胸有成竹的模样，而王彪却浓眉大开，双目含光，舞着手上的大刀，大磕大落的往狄姗姗身上招呼。

狄姗姗在二人合攻下，剑招已渐迟缓，也不及先前凌厉，额上的汗珠已一颗颗的滴将下来，沈一鸣愈看愈是心焦，突然高声喊道：「停手……」

三人一听，倏地各自分开，狄姗姗经已气喘吁吁，胸口不住地起伏。

沈一鸣拨开身前的影子帮兄弟，牵着瑶琳踏前几步，道：「我跟你两人去见爹爹好了，但你们不得伤害狄姑娘和她的手下？」

「沈公子……」狄姗姗大叫出声。

沈一鸣用手制止她说下去，再朝唐浩道：「唐浩，你认为如何，只要你肯答应，我便不与爹爹说你觊觎『白玉紫鸳鸯』一事。」

唐浩冷笑一声：「好！公子的说话，咱们怎敢不从，跟我走吧。」

狄姗姗连忙走到沈一鸣身前，忙道：「你不可以这样做，他们两人没安好心的，我怕你……」

沈一鸣笑道：「没事的，此人万万不敢得罪我爹，况且我爹爹已重兵在此，手下还有多个厉害亲从，论武功全不在唐浩之下，他们要是伤害我兄妹二人，保证他们逃不出这里半步。」

狄姗姗怔怔望住他：「但我总觉有些不妥，我与他们一拼好了，也未见会输给他二人。」

沈一鸣摇头苦笑，心知再战下去，她又如何敌得住二人连手，便道：「我很多谢妳，但我也想快些见着爹爹，问明那件事，若然此事属实，我自会再临白松庄，任由妳哥哥处置，已赎我爹爹的罪孽。」

瑶琳也同时道：「我也是，狄妹子请和狄骏说一声，叫他千万不要伤害我爹爹，只要他愿意，要我怎样做也没问题，就是杀了我，我也不会怨他一句。」这时想到狄骏与他义父的说话，不禁泪眼汪汪，泪水再度涌现出来。

王彪大声道：「还在说甚么，快走吧！」

狄姗姗骂道：「我先说给你俩知，要是敢动他们兄妹一根头发，我影子帮绝不会放过你。」

唐浩双手抱胸，笑道：「狄小姐妳放心，我只是受命带他们回去爹爹处，又怎会伤害他们。」

狄姗姗道：「好，我不是唬吓你，你两人要记住我所说的。」

瑶琳和沈一鸣向她道了声告别，便与二人去了。

狄姗姗一时呆在当场，望着他们消失在黑暗中，心里实在忐忑难安，没想到真如自己所忧虑的一样，竟在半途中发生事情来，她又自责又后悔，但事已至此，再说甚么也是枉然，唯一便是要尽快通知狄骏才是。

她一跺脚便向手下说：「咱们快见帮主去。」数人当即直奔下山。

□□□

狄骏一听狄姗姗的说话，犹如空一个霹雳，默然颓坐，狄姗姗扯着他哭起来：「大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自作主张才会……」

狄骏轻轻拍着她肩膀，徐徐道：「不用说了，大哥并没有怪妳。」

狄骥接着道：「既然沈家兄妹二人已回到沈啸天身边，我们的计划再也行不通了，必须要变换一下。」

狄骏摇头道：「无须再想了，依我估计，瑶琳两兄妹未必会回到她父亲身边。」

狄姗姗睁大眼睛，连忙道：「不会的，唐浩亲自对我说，他是受沈啸天之命来这里救人的，又怎会……？」

狄骏苦涩地一笑，朝狄姗姗问道：「唐浩可有问妳取解药？」

狄姗姗摇摇头：「没有，甚么解药？」

狄骏便把如何在唐浩手上救回瑶琳，如何骗他叫下毒药一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。

狄骥剑眉深锁，直到狄骏说完，便道：「瞧来他在王彪口中，已得知你根本没有『百日追魂』这种毒药。」

狄骏道：「他们或许会有点怀疑，但王彪也不知道我是否有这毒药，又如何能肯定。唐浩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向三妹要解药必然不成，也看出我对瑶琳的重要性。依我看，他极有可能用瑶琳来要挟我，怎至会要挟沈啸天。」

狄骥道：「没错，他目的是要得到『白玉紫鸳鸯』，现在沈小姐在他手中，确是一件绝佳的筹码。」

狄姗姗脱口道：「现在嫂子落在他手中，岂不是很危险！」

突然，一个影子帮兄弟朝三人直奔而来。

那人来到他们跟前，呈上一封信道：「帮主，刚才有一响箭射过来，箭上插着一封信，是给帮主的。

狄骏接过，忙拆书展信一看，写着：「欲救爱侣，速至落雁坡一会，唐」

看后把信递与狄骥，一对深邃的黑眸，不住发出睖睁的光芒。

狄骥看罢，道：「果如你所说，落雁坡宽广低平，圹埌数十里，是个空旷无掩的地方，唐浩选择此地，是教人无法设下伏兵，此人心思实在慎密得很。」

□□□

狄骏三兄妹，带同影子帮五十多名手下，迤逦来到落雁坡。

首先进入狄骏眼里的，便是在山坡的中央处，却竖位着一个大木架，木架之上隐约绑着两个人，而另有两人卓立在木架旁，每人手上各自拿着一柄火把。

众人缓缓走近，已看清楚木架上的人，不是瑶琳兄妹二人还有谁，而站在一旁的人，自是唐浩和王彪。

「狄骏……你不要过来，他们是想害你的。」瑶琳的声音马上响起。

狄骏等人在三四丈外停下脚步，旋即高声问道：「唐浩，你约我来这里，到底想怎样，不妨说出来？」

唐浩冷笑一声：「影子帮帮主果然快人快语，但你还要等待片刻，咱们还有个贵宾尚未到。」

狄骏道：「你是说沈啸天？」

唐浩竖指道：「好聪明，你不是要找他么？所以我也把他请来与你见面。」

狄骏道：「你用这种手段来要挟沈啸天，他会这么容易放你离开吗。」

唐浩道：「这个无须阁下关心，况且我这样做，不正是学你的么。」

这时落雁坡东首，忽然星火点点，只见数百支火把缓缓移近，把个落雁坡东面照得如同白昼。

一个身穿官服，四方脸膛，颧骨高耸，年约五十的中年人，正领着几个身躯魁伟、虎背熊腰的大汉，徐徐踏步前来，其身后密麻麻数百官兵，一排排在后尾跟随着。

这个尊官厚禄的中年人，自然是瑶琳的父亲沈啸天。

一行人来到近处，以听瑶琳高声大喊：「爹爹，快救我……」

沈啸天听见宝贝女儿的叫声，心头不由一颤，但当着众人面前，又不能露出紧张关切的神情，只得望了儿女一眼，便朝唐浩正色道：「好一个吃里爬外的东西，竟敢联同影子帮摆我一道。」

唐浩狞笑道：「沈老爷，你似乎说错了，影子帮和我唐某，可谓半点边儿也攀不上，今次约大人前来，只是想和你做个小买卖罢了。」

沈啸天眉头一聚，问道：「甚么买卖？」

唐浩与王彪相顾一笑，随道：「好，我也不妨直说，只要沈老爷愿借『白玉紫鸳鸯』给唐某一看，本人自会向贵公子小姐陪罪，丝毫不损的送回沈老爷手中。」

沈啸天微感一愕，接着颔首笑道：「好一个唐浩，无怪你在我出兵前，说影子帮的目的是在『白玉紫鸳鸯』，不住撺掇我带着前来，说甚么以防万一，原来是你想打这个主意。」

唐浩奸笑一声：「这一点我并没有骗你，我所说的确是实事，你若不相信，不妨问问影子帮的帮主，我可有说错半句。」话后往狄骏的方向一指。

沈啸天移目过去，见前排三个青年男女正向自己望来，目光中俱含着一股骇人的怒意，心想难道这几个小伙子，便是影子帮的主脑人物，他确感有点意外。

他不禁眉头一轩，高声问道：「你们便是影子帮，那么帮主何在？」

狄骏冷笑道：「沈老贼，影子帮帮主便是我。」

沈啸天道：「你便是狄骏？」

「没错。」狄骏悻悻的道：「恐怕你没想到吧，狄常煜的后人便在你眼前。」

沈啸天一听，登时踏前几步：「你……你便是狄常煜的儿子？」再望望狄骏身旁二人：「这两个……莫非是你的弟妹？」

狄骥与狄姗姗同时应道：「没错。」

瑶琳兄妹也怔怔地望着爹爹，同样地渴望想解开心中的疑团。

但见沈啸天忽地仰天大笑：「好，好……终于找到你们了。」

狄骏冷哼一声：「你当然想找咱们，草根没除，你还会睡得安乐吗！」

沈啸天为之一愕：「你说甚么？难道你们认为是我害你父亲？」

狄骥再也忍不住，戟指骂道：「老贼，到现在你还想抵赖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不认。」

「听我说。」沈啸天再次踏前一步：「你们说我害你父亲，到底是从哪儿听来的？」

「是我说的。」这时一个两鬓泛白的老者，缓缓在狄骏身后走出来。

「是你。」沈啸天双目大睁，喜道：「原来是包管家，没想到在这里见着你，近年可好么？」

沈啸天正要行上前去，突然身旁的一个汉子拦住他，道：「大人，你不能行过去，瞧来狄家兄妹会对你不善。」

他回念一想，便即停住脚步，心想道：「看来他们真的误会了，但这事在一时之间，叫我如何说得清楚！」

原来这管家，名叫包雄，便是狄家兄妹的义父，只见他睁大老眼，气愤愤的道：「你，你这个恶贼，害了我家老爷还不算，为甚么还要害我夫人，抢去『白玉紫鸳鸯』？」

沈啸天道：「管家，你怎会这样说，恐怕你是误会了。」接着回头喝道：「马刀尉。」

一个年约五十的兵头走上前来：「大人，小的在。」

沈啸天道：「那日我使你到狄家接狄夫人，当日的情形如何，现在再说一遍。」

「是，大人。」马刀尉遂道：「当时我领着十多人到狄家，但狄夫人经已不在，后来我在街上探问路人，后听得有一马车由狄家出来不久，往东去了，于是我便带同手下骑马追去，走出不到十里，便看见有二人拦着一辆马车，原来是王大人的手下，正在抢夺那『白玉紫鸳鸯』，而狄夫人身上虽中了一刀，仍是紧紧抱着不放，后来我们杀了王大人的手下，狄夫人便把『白玉紫鸳鸯』交给我，要我转交给沈大人待为保管，事情便是这么。」

「骗人！」狄姗姗大声道：「你两人同吃一锅饭，现在说甚么也可以了。」

沈啸天道：「好，既然你们不信，这『白玉紫鸳鸯』我为狄家已保管了十多年，现在也该交还给你们了。」便向马刀尉道：「拿那『白玉紫鸳鸯』出来，给我交回狄家。」

众人一听，不禁大出意外，这时唐浩大笑几声，道：「沈老爷，你似乎忘记了这对宝贝儿女了。」

沈啸天望向唐浩：「这『白玉紫鸳鸯』并非本人之物，更没有权利改赠他人，况且沈某从不受人要挟。」旋即朝马刀尉道：「马刀尉，把它交回原主。」

唐浩大声喝住：「你莫非认为我不敢杀他们二人？」

沈啸天怒道：「弓箭手令命。」

一声令下，百余名手持强弓的官兵，一字形地排开。

沈啸天高声道：「唐浩，只要你敢伤害我儿女，我保证你马上万箭穿心。」

唐浩大笑道：「我早便知你会有此一着，你看这是甚么。」他右手握着火把，左手却握着十多条药引：「这里方圆十里内，我早便埋下大量炸药，只要我有一口气存在，便能燃着药引，你们所有人都会与我同归于尽。」

众人听了，全都为之变色。

「大哥……」狄姗姗急道：「咱们该怎样做，真的要把『白玉紫鸳鸯』给他么？」

狄骏沉思片刻，便大声道：「唐浩，是否我给了你，你便立即放人。」

「只要你把『白玉紫鸳鸯』交给我，待我安全离开这里后，自会放人。」

「不……不公平。」狄姗姗道：「到时你若然反口，咱们往哪里找你。」

「我唐某人说过的话，直来一句便一句，从不骗人，我保证只要我取得『白玉紫鸳鸯』后，待我一离开落雁坡，我马上放人。」

狄姗姗低声道：「大哥，不要相信他，这个人诡计多端。」

狄骥接着道：「三妹说得对，不要太过相信此人。」

这时沈啸天朝狄骏道：「狄贤侄，『白玉紫鸳鸯』是你们狄家之物，给与不给，由你们决定好了。」

唐浩大声道：「我现在数十声，若不给我答复，莫怪唐某人心狠手辣。」

狄骏道：「你不用再数，但你提出的条件，确实难以令人取信，除非你先放一人，我便马上交给你。」

唐浩想了一会，便道：「好，我先放一人，大家在半途一手交货，一手交人，你认为如何？」

狄骏道：「就此决定。」

唐浩与王彪道：「你放了这小子，由你押他回去，小心他们有诈。」

王彪点头一笑：「我谅他们也不敢。」

沈一鸣道：「唐浩，你放我妹子好了，她是女流之辈，怎可以跟你走路。」

「不……」瑶琳道：「哥哥，你走吧，有狄骏在，他不敢伤害我的。」

「狄骏……」唐浩冷冷一笑：「有妳大小姐在，难道我会怕这小子。」

王彪怒道：「你们不用吵了，我放那个便那个，这由不得你。」便解开沈一鸣身上的绳索。

沈啸天望望狄骏，道：「狄贤侄，你真的……」

狄骏道：「不必多说，先救出兄妹二人，你我的恩怨容后再算。」

沈啸天摇头叹了一口气，便朝马刀尉道：「你送过去，小心保护少爷。」

「我晓得的。」便捧着那盛住「白玉紫鸳鸯」的锦盒，缓缓往场中行去。

□□□

沈一鸣回到沈啸天身旁，与父亲浅谈两句，便即朝狄骏行来。

狄姗姗连忙走上前去，扯着沈一鸣问道：「那性唐的好阴险，他可有伤害你？」

沈一鸣摇头道：「倒没有，我现在担心是瑶琳，恐怕唐浩不容易放她。」

「是我没用，要是我平日勤点儿练功，今日便不会败在他们两人手上，也不会令你……」

「这又怎关妳事，得妳当时挺身保护我两兄妹，我还没机会多谢妳哩。」说话间便来到狄骏跟前，沈一鸣抱拳道：「多谢狄大哥割爱相救，小弟不知如何多谢是好。」

狄骏笑道：「沈弟无须多礼了，现在瑶琳尚在她手中，还得想辨法把令妹救回才是。是了，这是『灵弨丹』的解药，只消服食一伙，不用半刻便会回复功力。」

「多谢狄大哥。」沈一鸣再次一礼：「小弟还有一事相告，我曾在他们两人口中，得知那王彪便是王高应的儿子，而那王高应，便是马刀尉刚才所提的王大人，即是派人抢夺『白玉紫鸳鸯』的人，伯母之死，便是此人之所为。」

「真的么？」狄姗姗睁着美目，诧异道：「这样说来，王彪混入本帮，大有可能是早有预谋了。」

狄骥道：「瞧来只要把王彪擒住，多少也可以问出一点端倪。」

这时，突然听到唐浩大声道：「狄骏，你走上前来，我有说话与你说。」

狄骏早已心中有数，便向狄骥道：「瞧来唐浩不会轻易就此放过瑶琳，我衡量过四周环境，东面有沈啸天，南面有咱们影子帮，西面是田畴之地，只有北面是树林，唐浩要安全离开这里，北面是最佳的选择，我现在出去引开他的注意力，你悄悄地带十名手足，绕至北面埋伏以防万一，到时见机行事，。」

「我会的。」狄骥点头道。

于是狄骏大踏步而出，缓缓来到距离唐浩丈许处停下，问道：「唐浩，东西你已经得到手，还有甚么事情？」

唐浩沉着嗓子，道：「你的解药可有带在身上？」

狄骏微微一笑，佯作不知：「甚么解药，我不明白你的意思？」

「你不要装疯卖傻，『百日追魂』的解药带来了没有？」

「原来你是问这个，我不是对你说过，到百日前几天，我会给你解药么。」

「小子你……」唐浩一脸狰狞，怒气冲冲道：「今日你若不取出解药来，嘿嘿！你这个娇滴滴的老婆仔，恐怕……」话还没说完，便见他一把扯着瑶琳的衣领。

「你想怎样！快放开我……」瑶琳惊喊出声。

唐浩露出一脸淫笑：「我没想甚么，要是你爱郎敢说一声『不』，我只要一用力，妳想想后果将会怎样。」

瑶琳气得双目圆睁，高声大骂：「无耻！你这个淫徒不得好死……不要给他，毒死这个禽兽……」

「是么……」唐浩突然用力一扯，只听「勒」的一声，瑶琳的衣襟竟被扯了下来，灵出一件水篮色的兜儿。

瑶琳「啊……」地叫起来，泪水不住在眼眶里涌出，沈啸天更气得浑身发颤。

「停手！」狄骏立时怒发冲冠，眼睛喷着熊熊烈火：「解药在这里，取去吧。」随即抛出一颗白色的药丸。

唐浩伸手接过，冷笑道：「狄骏，你认为我会相信这是解药么。」

狄骏怒道：「你要怎样才能相信？」

唐浩道：「你还记得当日我是怎样吃了『百日追魂』么？」

狄骏不禁心头一栗，却不露颜色，他心知那白色药丸，实是能令人暂时失去武功的「灵弨丹」，而现在身上，便只有「灵弨丹」和此丹的解药，解药却是青色，颜色大异，决无法瞒骗于他，但此刻已势成骑虎，这也是唯一能救瑶琳的机会。

他再经三思，毅然道：「既然你不相信，我便先吃一颗好了。」话讫，当即取出一枚「灵弨丹」，想也不想便咽下肚中。

狄骏吃下「灵弨丹」，尝试暗暗提聚真气，果然发觉真气缓缓消减。

但见唐浩凝视着狄骏的反应，却看不见任何异处，便张口吞掉，冷笑道：「小子，咱们还有些东西未算哩。」

狄骏道：「你想说甚么尽管说，不要拐弯子。」

唐浩冷冷道：「你每次坏我大事，此仇我不能不报，我便给你两个选择，一便是你自砸一臂，二便是我把她身上的衣服剥精光，任择其一。」

此话一出，登时一片喧阗，瑶琳更是暴跳如雷：「恶贼……你……你欺人太甚了，你敢动我和狄骏一下，我马上叫爹爹撕开你三块……」

唐浩并不理会她：「如何，快给我决定，若然你不想心爱之人裸露人前，便动手擘下一条手臂。」

狄姗姗与义父、沈啸天父子等连忙奔上前来，只听狄姗姗大叫道：「大哥，你不能这样做。」

「没错，狄贤侄，不要理会这人。」沈啸天朝唐浩怒目而视，愤然道：「唐浩，『白玉紫鸳鸯』你已取在手，不要做得太过份。」

唐浩大笑一声：「这小子屡次坏我大事，这口气唐某如何咽得下。」

狄骏现已功力尽失，无法使用传音入秘，只得低声向狄姗姗道：「当我抛出长剑，妳尽快收拾王彪。」狄姗姗点头应允。

但见狄骏冷笑道：「好，既然这样才能使你满意，我便成全你自癈一臂。」

瑶琳哭道：「不要……狄骏你不能这样做，我情愿给他……也……也不能看见你这样，求求你不要……不要啊……」见她已泣不成声。

「狄贤侄，你真的不能这样。」沈啸天指着唐浩：「你这厮我绝不会放过你。」

「好，大家瞧着看吧。」唐浩冷笑一声：「狄骏，还不快动手？」

狄骏缓缓抽出长剑，把左臂横伸，右手已持着长剑高高竖起，只要用力往下一擘，这条左臂登时便会分家。

「不……不要啊……」瑶琳哭得死去活来，朝唐浩道：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他，你要我怎样也可以，求求你……求求你放过狄骏……呜……呜……」

「真的甚么都可以？」唐浩邪邪笑着。

「可以，可以……只要你放过狄骏，我甚么都会依你，真的，真的。」

「好，我要妳做我的人。」唐浩淫笑道：「要妳嫁给我，如何？」

「我……我……」瑶琳望着狄骏，咬牙道：「好，你放了他，我嫁给你。」

狄骏怒道：「唐浩，你若敢碰瑶琳一下，我要你死无葬身之地。」说罢，一柄长剑直飞向唐浩，而狄姗姗也纵身跃起，「呼」的一声，直扑向王彪。

一时兔起鹘落，变化之速，确难教人预料，连沈一鸣也呆呆执着长剑，反应也慢了数拍。

唐浩不知自己已吃了「灵弨丹」，功力早已尽失，眼见长剑飞至，当即提气打算用火把格开，岂料才一提气，体内真气竟然空空如也，半点不剩，大惊之下连忙侧身闪避，长剑堪堪由胸前掠过。

狄骏见机不可失，人也直奔过去，而沈一鸣也看出形势，挺剑直跟随狄骏身后，飞奔冲上。

唐浩大惊，再一次运气，依然无功，便知着了狄骏的道儿，又见王彪给狄姗姗缠上，心知大细以去，豺狼之心突然一横，将火把往药引燃去，来个同归于尽。

药引一碰着火头，旋即「沙沙」燃起，数十条火舌自药引闪着星火，迅速地蔓延。

狄骏见着，再也顾不得唐浩，飞身便扑向燃起的药引，用身体尽量把火舌压灭，可是火头实在太多，他不得不把身体在地上滚动，所经之处，虽能把药引压灭不少，但身上的衣衫手脸，均被灼得到处伤痕。

瑶琳在木柱上看得大哭起来，不住叫着狄骏的名字，然而狄骏在这时又如何听得见，幸好沈啸天和他的义父包雄同时赶至，而几个站得较近的帮中兄弟，也走来加入抢救行动，终于把药引全部扑熄，但狄骏的身体早已片体鳞伤了。

狄骏翻身坐起，见沈一鸣已用剑将唐浩指着，而狄姗姗却与王彪仍在接战中，想起瑶琳尚未解困，当下跑到瑶琳身前，急忙地解除她身上的绳索。

「狄骏，你身上受伤如何……啊，怎会灼得这么伤……」瑶琳边哭边说。

狄骏朝她一笑：「死不去的，但妳这个大小姐可太受苦了！」

瑶琳的绳索才解开，人已急不及待扑向狄骏，使劲地抱着他，嚎啕大哭起来，狄骏轻轻地抚着他的秀发，安慰道：「傻丫头，一切都过去了，还哭甚么？」

瑶琳抬起泪珠串串的脸蛋，望着狄骏脸上的伤痕，纤指轻轻地抚着：「痛吗，一定很痛吧！」

狄骏怔怔望住她那泪水纵横的脸孔，心头也感到一阵抽痛。

便在此时，狄姗姗忽地出现在他们身旁，嘻嘻笑道：「大哥大嫂，看你们卿卿我我的，真个羡慕人喔！」

瑶琳看见狄姗姗，赶忙推开狄骏，红着粉脸，背向身抹掉脸上的泪水。

狄姗姗道：「大哥，王彪已给我点了穴道，唐浩也已被擒，该如何处置他们。」

狄骏取出「灵弨丹」的解药，张口吞下，回头便看见义父和沈啸天父子站在一起，当三人来到他们身前，瑶琳一见着父亲，便即扑到他身上撒娇起来。

狄骏望望沈啸天，正要开声说话，突然包雄截着道：「骏儿，我方才与沈大人粗略地谈过当年之事，似乎确有些疑点，咱们先把唐浩、王彪两人押回白松庄，再行慢慢说清楚当年之事。」

狄骏听了义父这番说话，也不能不同意。

沈啸天先吩咐一将领收兵回府，只留下马刀尉和几个得力手下，便与子女二人随狄骏等人回白松庄去。

□□□

白松庄大厅的中央，放着一张宽大的八仙桌，狄家兄妹、沈家父子、包雄等七人，正团团聚在一桌。

只听沈啸天道：「当年我和你父亲，可谓情如手足，不但同朝为官，私下沈狄两家也异常密切，就在瑶琳出生那年，我被皇上派至边疆监军，皆因我是文人，不懂武艺，皇上便另派王高应与我前往。

沈一鸣道：「我曾听得那两贼的对话，原来王彪便是王高应的儿子。」

沈啸天眉头一轩：「这我有点明白了，据我知王高应确实有个儿子，瑶琳弥月那天，他亦有随同王高应前来庆贺，但其人样貌如何，我也记不清楚了。」

瑶琳道：「爹爹，你真的有虚报战绩，杀良冒功吗？」她最想知道的便是这件事，不由把眼睛睁得圆大。

「若说虚报战绩，这确有其事，要不是这样，恐怕不但是我，连狄老弟和王高应都会以轻敌丧师而问罪，但说到杀良冒功，我敢发誓不曾做过。当时狄老弟解我围困，救出我后，咱们二人实时回京，而王高应却为后军压尾，没想到此人竟人面兽心，为着贪功而高挑同胞的人头，往朝廷报功请赏。

而狄老弟为人向来正直，在朝中素有狄铁面之称，朝中奸邪之辈畏之如虎，连朝野上下也为之侧目，当时便要把他的胡作非为告与皇上，王高应得知此事，恐狄老弟把事揭露，便先下手为强，在旁撺掇皇上而反抄狄老弟一本。

当时我连下三道本章给皇上，望能为狄老弟翻案，岂料三道本章如泥牛入海，消息全无，还听得王高应买通狱卒，欲要加害狄老弟。我听后立即赶往天牢，但已行迟一步，狄老弟已是……」说至此，沈啸天已是哽咽难语。

包雄与狄骏兄妹听到这里，见父亲冤死狱中，不禁眼泪盈眶，狄姗姗和瑶琳却已忍压不住，双双哭将起来。

「后来我接任皇命，负责抄封狄家，便预先遣派马刀尉先行至狄府通告一声，并打算先接回你母亲及你们兄妹，容后再作安顿，怎料马刀尉不但接不到你们，还带来你母亲遇害的消息……」

包雄道：「当时我们早已得知狄老爷之事，夫人料知官府必然会来抄封，便散去府中从仆，只留下我夫妇二人及两个丫鬟，分成两批乘车离开狄家，打算回沧州夫人的娘家，夫人说还有一点事要辨，着我带同他们兄妹先行，约齐在三水县相会，孰料夫人她竟被人半途杀害，最后朝中传出夫人是被你所杀，所以……」包雄长叹一声：「沈大人，误会阁下这么多年，老夫实在心中有愧。」

沈啸天连忙道：「包管家不要这样说，沈某抢救不力，确实愧对你们才是！」

狄骏道：「沈世伯，请问王高应那厮还在朝任官么？」

沈啸天抚髯道：「说起这个王高应，总算沈某能为狄老弟出番一口气了。」

众人闻着，不由「啊」的一声，个个凝神望住他。

「这个王高应，自以为功大权重，在朝经常侮辱文武百官，致满朝人神共愤。有一次西突厥侵境，边关报急，皇上再次遣派他抗敌，岂知这厮竟不敢正面交战，闻风先逃，皇上得知，立时龙颜大怒，罢其官打入天牢。我见有机可乘，便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，买通狱卒送他归天，算沈某也为狄老弟做了一点事。」

包雄与狄家兄妹听后，连忙长身而起，齐齐抱拳躬身一礼，包雄老泪纵横道：「得沈大人为我家老爷报了此仇，老奴实无以为报。」

沈啸天赶忙站起还礼，狄骏也紧接深深一揖：「小侄兄妹得沈世伯代父报仇，我等实在感激涕零，生死衔恩。」

「包管家，狄贤侄，狄老弟与我情同手足，此乃应份之事，何足道哉。」沈啸天不住答礼：「大家且坐下，狄某还有一事相询。」

包雄问道：「不知沈大人要问何事？」

沈啸天道：「就是关于他们几兄妹的名字，据沈某记得，好像……」

包雄当下笑道：「没错，没错……狄骏和狄骥两兄弟，本名并非如此，但要沈大人先不要怪罪。」

沈啸天连忙道：「怎么说，包管家但说无妨。」

包雄道：「事情是这样的，昔年因狄家大仇在身，却误会了此事乃沈大人所为，惟恐你会斩草除根，便将兄弟二人的名字略一改动，以防被人认出，其实狄骏原名狄文骏，狄骥是狄文骥，只是把中间之字沫去而已。」

「哦！原来如此，无怪我只知影子帮帮主名叫狄骏，却不知竟是沈老弟的亲儿，要是他没有削减名字，可能咱们早已误解冰消，也不会弄至今日之境，大家来个兵戈相对了！」

「唉！」包雄叹声道：「这都怪老奴胡涂，轻信闲言，才会有今日之事发生！」

瑶琳在旁听得大眼乱眨，一面听着父亲的说话，一面不时盯着狄骏的俊脸，现听得狄沈两家前嫌尽去，她比谁都来得高兴，忽然目光落在八仙桌的中央，放着一个绿色的大锦盒，盒内里载着的便是狄家之宝『白玉紫鸳鸯』。

瑶琳问道：「爹爹，你知道这『白玉紫鸳鸯』的秘密么？」

这个问题，也是众人极想知道的事情，当时狄骏父母骤亡，并无提及个中秘密，只知这「白玉紫鸳鸯」乃是狄家早传之宝物，其详情如何，连包雄也不清楚。

沈啸天笑道：「我和狄老弟相交十多年，也曾听他说过这件东西的秘密。」便向狄骏道：「狄贤侄，你把『白玉紫鸳鸯』取出来，待我慢慢说与你们知道。」

狄骏依他所说，缓缓打开锦盒，把一件花白的玉器取出来。

但见这「白玉紫鸳鸯」雕工精细，一对鸳鸯栩栩如生，连羽毛也清晰可见，只是做型上却有点与别不同，但见这一对鸳鸯，却是站在一株横枝上，雕就成交颈相依的模样，其状甚为亲密。」

沈啸天道：「看这『白玉紫鸳鸯』玉理晶莹，且泛着紫色的云状，紫纹如波，犹如一张地图，所以百多年来，一直有人传说这些纹理便是藏宝的地图。其实那有甚么宝藏，这只是外人不知，以讹传讹罢了！」

瑶琳笑道：「那唐浩做这么多事，岂不是白费心机。」

沈啸天道：「也不能这样说，若论此物的珍贵，确实假不了的，就是想找一块如此完美的宝玉，已是一件极难之事了，再加上手工精巧仔细，若不是出于名匠之手，决不能会有此雕工，光是这些，这『白玉紫鸳鸯』已可算是无价之宝了。」

瑶琳又指着笑道：「爹爹，但这对鸳鸯也真与众不同，鸳鸯怎会不在水中，倒反而会站在枝头上，实在很少见呢。」

狄姗姗也笑道：「嫂子，依我认为，必定是那块原玉不够大，无法做出水中的模样，所以才用树枝来代替，一定是这样。」

瑶琳听狄姗姗在自己父亲面前，也不住口地叫她作嫂子，不禁羞涩的红晕飞升，垂首不语。

而沈啸天却没有多大反应，只是不住摇头道：「你们都说错了，其实这是另有用意的，并且存着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。」

瑶琳的兴趣又来了，刚才的羞涩已不知跑到哪里去了，连忙问道：「是甚么故事，爹爹快说嘛？」

沈啸天道：「你们可曾听过这首诗：『相思树上两鸳鸯，千古情魂事可伤！莫道威强能夺志，妇人执性抗君王。』？」

沈一鸣道：「爹说的可是东周宋康王的故事？」

沈啸天点头道：「没错，宋康王可算是个暴虐无道的君主，此人不但喜爱长夜之饮，且终日沉于淫乐，一日康王郊游，遇见一名采桑妇人，长得甚美，便惊为天人，原来此妇人乃韩凭之妻息氏，康王便使人与韩凭说，要他献出妻子给康王，妻子得知，便作了一诗：『南山有鸟，北山张罗；鸟自高飞，罗当奈何？』

「康王誓要得到息氏，当日便派人抢了回来，韩凭见妻子被抢，当夜便自杀家中。康王虽然抢得息氏，但息氏却不从他，康王便道：『我是一国之君，富贵之人，妳夫既已死去，已无所归处，若然妳能依从寡人，当即立妳为王后。』息氏听完，便又作了一诗：『鸟有雌雄，不逐凤凰；妾是庶人，不乐宋王。』

「康王听了，便怒道：『妳现今在我手中，不从也要从。』息氏无奈，便向他道：「要我从你也可以，只是我必须沐浴更衣，拜辞以古夫君之魂，然后方能侍待大王。」康王大喜，便点头答应。

「但息氏沐浴后，望天深深一拜，便从高台上跳下，气绝身亡，身旁并带着一书信，写着：『死后，乞赐遗骨与韩凭合葬于一冢，黄泉感德！』康王见信大怒，便着人故意把二人冢墓分开，使其东西相望，互不相亲。岂料埋葬三日，二个冢墓之旁长了一根文梓木，几日间，已长到三丈许，其枝竟自相附结，渐成连理。突然有鸳鸯一对，飞到枝上交颈悲鸣，便有人道：『这是韩凭夫妇之魂所化！』便把这株树叫作『相思树』。」

瑶琳点着头：「原来如此……」便把目光射向狄骏，而狄骏只是微微一笑。

沈啸天道：「狄贤弟，你母亲当日情愿身死，也不愿意『白玉紫鸳鸯』给人抢去，你知道是甚么原因吗？」

狄骏道：「世伯是否知道？」

「因为这『白玉紫鸳鸯』是你狄家一代传一代的订情之物，只传长子，长子再传子。便即是说，它是你母亲和你父亲的订情之物，现在便传到你手中了。」

狄姗姗拍手笑道：「大哥，你还不快送给大嫂。」

「狄妹子妳……」瑶琳羞得满脸通红，娇嗔起来：「我再不理妳了……」

沈啸天一头冒水，望望二人，问道：「瑶琳，莫非妳和狄贤侄？」

「是啊！」狄姗姗笑道：「世伯，我大哥他……」

狄骏喝道：「三妹，不要无礼。」

沈啸天指着二人望向包雄，见包雄一脸笑意，微微颔首。

「哈，哈，哈……好，好，我这个磨人精终于有人要了！」

「爹……」瑶琳羞得无地自容，正要掉头离去，却被狄姗姗扯着不放。

沈一鸣笑道：「爹爹，你不是说过要瑶琳留在你身边，不愿意她这么快嫁人么，为何今天又……」

沈啸天大笑道：「这便要看嫁的是甚么人了。」

沈家两父子同时大笑起来，瑶琳更羞得大叫：「我不理你们了……」

沈啸天突然止住笑声，朝狄骏道：「狄贤弟……不，我也该改改口了，骏儿，我这个女儿今后便交给你了，你要好好待她喔。」

狄骏笑道：「放心，我敢发誓，世上再没有一个人会被我更爱她，包括岳父大人在内。」

「好！」沈啸天大声笑道：「我便是要听你这句，但有一件事……」

狄骏不由轩着眉头，一脸芒然，沈啸天接着道：「我想你从令日起复用原名，且不要再作这种勾当了。」

狄骏默然不响，只听狄姗姗抢着道：「咱们虽然是贼，但从来不杀人放火，直来只向官家富户埋手，所得到的金银珠宝，大部份都用来济困扶危，接济贫苦，难道这也是错吗。」

狄骏道：「我明白的，你是担心无法向朝廷交代，要是影子帮从始消失，朝廷便不会再加追究，咱们就可以改头换脸，转变身分，是这样么？」

沈啸天笑道：「你知道我的心意便好，这不但是为了你，也为了狄家的将来，自此刻起，你便要背上重振狄家的责任了。」

次日，沈啸天与马刀尉等人，押着唐浩及王彪先行起程回府，而沈一鸣和瑶琳两兄妹，却留在白松庄多住几天。

□□□

「妳为甚么不跟随爹爹回去？」狄骏盯着她问。

「你真的不知道？」瑶琳说话时，视线不曾离开过他：「我知道你明白的。」

狄骏只是笑，没有回答她的话，只道：「把妳的头靠在我肩上。」

原来狄骏是捧抱着她，正把她抱上望月楼的二楼。

「我自己懂得走，为甚么要抱我？」瑶琳开声争论。

「我喜欢，这答案满意吗？」狄骏把她抱进房间，再让她睡在软榻上。

瑶琳娇嗔道：「你总是要人休息，我不是说过我已经完全好了么，为甚么还要我整日价休息？」她忍不住稍微激动起来。

狄骏没有说话，正开始解开自己的腰带，瑶琳呆呆的望住他，当然知道他的意图是甚么。

瑶琳开始发觉自己脸颊变得很热，狄骏站在榻边，详细地说明他现在想做的事，而他描述的动作画面，更令她脸颊益发烧红，瑶琳没想到，他要用这种方式来和她做那件事情，她只是想想，便感到要昏倒了。

凭狄骏那黝黑而性感的眼睛，瑶琳便知道他不是在开玩笑，心想：「这种方式怎可以做？」

瑶琳似乎喘不过气来，她的心跳不住加促，狄骏刻意栽在她脑中的思绪，叫她既惊惧又兴奋。

狄骏把她从榻上拉了下来，开始脱她身上的衣服。

「你……你是开玩笑，在逗我吧？」瑶琳真的有点怀疑。

狄骏大笑起来：「不是。」

瑶琳打了个寒颤。「我不相信，依你所说的姿态，又怎能做得……」她说不下去，显然深受极度震撼。

狄骏瞧来也是和她一样，宝贝已全然兴奋地昂扬起来，双手正笨拙地，竟然和她身上的缎带挣扎着。

直到脱掉她最后一件衣服，狄骏方满意地吐了一口气，接着把她搂进入怀。

狄骏将她纤细的身躯举高，直到他的宝贝抵着她大腿胯处。

瑶琳不适地移动，却反而更贴近他，使他发出一声愉快的闷哼。

狄骏亲吻着她，她柔顺地为他开启嘴唇，彼此挑逗对方的欲望。她无助地呻吟，热血开始在她体内滚翻。

狄骏也被瑶琳诱惑得快疯了，她是如此地甜美芳香，教他再不能自禁，再不能优闲地慢慢享受，现在的他，犹如一头饥渴的猛兽，急于要品味这猎物。

「我现在想要。」狄骏轻轻磨蹭着她的唇瓣，温热的身体，也同时摩挲她。

瑶琳此时已满眼春意，未待她回答，狄骏的双手已捧住她臀部，缓缓往上提起，瑶琳不禁惊呼出声，连忙紧攀住他的双肩，修长的玉腿，自然地缠绕着他的腰肢上。

「嗯……」瑶琳柳眉轻聚，他的宝贝已滑进她的花房深处，现在她终于知道，原来真的是可以这样做，在狄骏强壮的拥抱下，她正享受一趟崭新的异趣。

这一刻，她的呻吟应和着他的低喘，在这迷人的节奏下，同时堕入性爱的狂潮中。

狄骏抱着她，慢慢将她放回榻上，并用手捧着她的臀部，再次深深地进入她。

他只觉得快要升天了，她是多么美好，多么地甜蜜。

二人的呼吸再次急促，当瑶琳得到满足时，她的尖呼声，使他的耳膜嗡嗡作响起来。

狄骏也得到完全的满足，畅然倒在瑶琳的身上，不住吐出粗重的呻吟。

他能听到她那怦怦的心跳，传讯给他知道，她是多么的得意又满足。

狄骏怔怔地望住她，凝视她良久。

眼前这个未来的妻子，确实太美丽了，但令他爱上她的，并非单是她的美貌。的确，是她的个性，她那娇憨可人的个性，才能使他丢盔弃甲。美貌会随着年龄而褪色，但瑶琳的优良个性，不但不褪色，倒反而与时俱增。

狄骏俯身吻着她脸颊，好教她清醒过来。

「嗯……」瑶琳轻呼一声，徐徐张开眼睛，露着一脸满足的模样。

「感觉如何，还满意么？」狄骏笑着说。

瑶琳点点头，也吻了他一下：「你有时的举动，真的令我难以想象。」

「只要妳喜欢便是了。」

「狄骏，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有多高兴？」瑶琳轻抚着他的脸颊

狄骏笑道：「我知道，因为我也有同样的感觉。」

「确没想到，咱们真的能在一起，想当初我听了唐浩的说话，心里是多么难过，那时我真的很害怕。」

「害怕甚么？」狄骏故意问她。

「当我听到沈狄两家的恩仇时，真的又失落又痛苦，我害怕父亲如他所说，是个冷血无情的大恶人，但又怕你会杀害他，更害怕的是，你再也不见我面，直到那日听见你和义父的说话，才知道你对我的心意，当时我真的开心得要死了。」

狄骏皱起眉头：「妳听见我和义父的说话？」

「嗯！」瑶琳点点头，便把当日狄姗姗带她去见哥哥之事说了出来。

「那丫头的胆子忒也大了，总把我的说话当作耳边风。」

「你不要怪她啊，若不是她，我又怎会知道你是这么重视我。」说着把狄骏拉向自己，深深地给了他一个吻。

狄骏轻抚着她的秀发。「妳看，这是甚么？」

瑶琳循着他的视线望去，原来桌上放着一个绿色的锦盒。「这是……」

「没错，是『白玉紫鸳鸯』，从今以后，我便将它交给妳，妳要好好把它保管。」

「你真的交给我？」瑶琳开心得忙把他推开，赤着身躯把它捧了过来，大喜道：「你这是向我求婚吗？」

「妳不愿意？」

「愿意，愿意，一万个愿意，我好开心哦！」瑶琳放下锦盒，使劲地抱着他。

「将来咱们的儿子长大了，妳便亲手交给他，世世代代的传下去。」

「还有，我会对他说，我是如何给你掳劫，如何会嫁给你，把咱们的经过全都说出来，叫他不要学爹爹一样，总爱欺负女孩子。」

「妳说甚么？」狄骏沉着脸：「我有欺负妳吗？」

「怎么没有！」瑶琳娇嗔道：「你看，这不是欺负我是甚么？」

原来狄骏正贪婪地在她丰满处蹂躝，害得她又再次呻吟连连，腰肢狂扭不息。

「妳还要对他说，若不是我爱欺负妳，又何来会有他。」

「啊……」瑶琳轻捶着他：「你这个坏爹爹，怎能对儿子说这些……啊……不要……你……」

「那么妳说不说？」狄骏加重他的动作。

「不说……我死也不说……」

「真的……」狄骏邪邪地说。

「啊……不要啊……我说了……我说了……你放过我吧……」

幸福的呻吟声，不住在瑶琳口中逸出，蔓延，再蔓延，一直蔓延至好几十年之后！